

成都话中的语气助词“在”

鲜丽霞

(四川师范大学 文学院, 四川 成都 610068)

摘要:“在”是成都话中重要的语气助词,近代汉语中也有一个语气助词“在”,二者之间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应在研究中把近代汉语和现代汉语方言紧紧联系起来,追溯现代汉语语言现象的源流,这种溯源性研究在近代汉语语法研究中占了重要地位。

关键词:“在”;语气助词;成都话;湘方言

中图分类号:H146.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5315(2002)04-0093-04

近年来,近代汉语研究发展迅速,有关专著和论文颇多。最近,孙锡信教授的《近代汉语语气词——汉语语气词的历史考察》出版,该书沿波讨源,阐明了语气词的历史衔接状况,填补了汉语史研究的一个空白。书中论述到唐五代时期的一个新兴语气词“在”时说:“(作为语气词使用的)‘在’虽未流传至今,但从唐到元数百年间屡见不鲜,仍是值得重视的语言现象。”[1](87页)我们以为,此说似有待商榷。

在现代汉语普通话和大多数方言中,“在”作为语气词确实已完全消失。但是在某些地区,例如吴方言、北方方言中的成都话以及湘方言中的辰溪话,还用“在”作为语气助词,代替“呢”、“哩”等现代汉语中的语气助词。下面我们就以成都市区的成都话为例,考察“在”作语气助词时的使用情况。

成都话中,“在”可以作动词、介词和助词,读音都是[tsai]或[tai],调类为去声,调值近似213调。“在”的两读与成都话中保持较多的古音有关,例如“街”读作[kai],“鞋”读作[xai]。

一 分布与功能

成都话中,语气助词“在”在口语中出现频率较

高,在成都现代本土作家的作品,如李劫人的大河系列小说中,也屡见其例。例如:

①我听着在。(李劫人《死水微澜》)

②还抱着在么?(李劫人《死水微澜》)

作为语气助词,“在”的用法较为复杂,有多种语法意义:它可以表达确信无疑和叙实的语气;它也可以表达夸饰和申辩的语气,是“申言之词,以祛疑树信”,往往带有强烈的感情;它还可以表示动作正在进行或状态正在持续。“在”多用于陈述句和感叹句,也用于反问句和疑问句,不用于祈使句。例如:

③我把书放起在。

④人还多起在。

⑤你不晓得我忙起在?

⑥水龙头还开起在不?

陈述句中的“在”表达的是肯定语气,强调某事物存在的状况或某行为的状态,③句强调的是书正在桌上放着这一状态的持续,④句强调的是人很多这一状况。而反问句中“在”用法与在陈述句中相同,也同样表示肯定语气,同时兼表进行和持续,作为反问句其反诘语气是用句子结构“难道……?”来

表示的,⑤句强调的是动作正在进行,即“我”现在确实很忙。疑问句中的“在”也表确定的语气,句式的疑问语气来自句末的疑问词“不”,⑥句是想确定水龙头的现行状态,到底是否是开着的。句类是语用平面上的术语,同一个句子在不同的语境中,用不同的语气表达出来,就是不同的句类。因此,陈述句表示的语气较为强烈时,就是感叹句。所以,③、④句在不同的语境中也可以视作感叹句。

由此可知,语气助词“在”在一般疑问句、反问句和感叹句中的作用是加强语气,表示动作进行和状态持续。这种用法是由陈述句中表叙实和确信语气的“在”引申而来的。下面我们就以陈述句为基本句式,对“在”的分布进行考察。

陈述句中“在”作为语气助词,都位于句末。按照句中谓语的不同,带语气助词“在”的句子可分为两类:一类是动词谓语,一类是形容词谓语。

A. 动词谓语

- ⑦都十点多钟了,他还睡到在。
⑧现在电脑开起在,你要用就用嘛。
⑨书放在桌子上在。

B. 形容词谓语

- ⑩路远起在。
⑪人些多起在。

这两类句子中,“在”的用法各不相同。

在动词谓语句中,“在”往往位于“谓语动词+‘起’/‘到’”格式之后。但是,“起”和“到”不一定总要出现。有以下几种格式。

a. 动+起/到+在

- ⑫水开起在。
⑬饭热到在。

b. 动+起/到+宾+在

- ⑭我吃起饭在。
⑮他看到书在。

c. 动+补+在

- ⑯书放在桌子上在。
⑰纸和笔分开在。

其中,a、b式必须与“起”或“到”同现,c式则不能用“起”或“到”。试比较下面几个句子:

- ⑱他睡起在。
⑲他睡起瞌睡在。
⑳他睡在床上在。
㉑他睡瞌睡起在。(误)

㉒他睡在床上到在。(误)

那么,其中的“起”和“到”是什么成分呢?我们认为,“起”和“到”是动态助词,相当于普通话中的“着”,表示动作的进行和状态的持续。并且,成都话中本来就没有动态助词“着”,“起”和“到”就是成都话中表进行、持续的动态助词。二者可互相替换,意义基本不变。“在”作为全句的语气助词,相当于普通话中表示肯定语气的语气助词“呢”,以强调全句。

因此,在a、b格式“在”与“起”和“到”同现时,“起”和“到”表示句中动词所表动作的状态,“在”除了表示动态之外,还具有陈述事实与强调的作用。而在c格式中,“在”兼表进行、持续的时态和叙实、确信的语气。“他睡起在”、“他睡瞌睡在”和“他睡起瞌睡在”都是说他正在睡着觉,相当于普通话的“他正睡着呢”;“他睡在床上在”等于普通话的“他正在床上睡着呢”。

在形容词谓语句中,语气助词“在”只出现在一种情况下,即谓语部分是一个单音节动词加上动态助词“起”或“到”。在这种形容词谓语句中,“在”除了表示作谓语的形容词的状态的持续以外,还可以表达两种语气:一是确信无疑、陈述事实的语气,一是夸饰、申辩的语气。这两种不同的语气融合于同一句子中,就使句子具有了歧义。这种融合了陈述和夸饰两种语气的语句,如果没有语境和上下文的帮助,我们就无法确定该句表达的意思。例如:

㉓人多起在,(你不来就算了。)

㉔人多起在,(要减少两个。)

同样是“人多起在”,第一句“在”表示夸饰和申辩的语气,可以理解为“人多的,少了一个人同样可以,所以我们不希罕你,你不来就算了”;第二句“在”是陈述和确信的语气,表达的意思是“比起原计划来,人是多了一点儿,我们要不了这么多人,所以必须减少两个”。这两种相反的意思,就必须得联系上下文句来理解。带有语气助词“在”的形容词谓语句的这种功能,是同类型的动词谓语句所没有的。

由此可见,成都话中的“在”是一个复杂的语气助词,既可表达叙实、确信语气,又可表达夸饰、申辩语气;既可表示语气情绪,又可表示动作进行、状态持续。

因而,孙锡信教授认为“唐宋时期还广泛运用

‘在’，表示夸张、申辩的语气，但是‘在’并未流传下来”的说法应稍加修正：在现代汉语的某些方言中不仅有从唐宋继承下来的语气助词“在”，而且这个“在”除了可以表达夸饰语气外，还可以表达叙实语气和进行持续的时态。吕叔湘先生在《释〈景德传灯录〉中的‘在’、‘著’二助词》一文中早就指出：“‘在里’一词由处所副词变而为纯语助词，方言中谈判有事象可比勘者，蜀语与北京语同属官话系统，迄今仍以‘在’字为语尾助词。”[2]（58页）但是“在”在成都话中并不是如吕叔湘先生所说“为用殊窄”，仅限于“容状之词”，即形容词之后的，而是可以同时用在形容词谓语句和动词谓语句中。

二 探源

“在”作语气助词的用法当来自于句末表示“存在”义的动词“在”，古籍中常有此用例。

⑤天之生我，我辰安在？（《诗·小雅·弁》）

⑥项羽曰：“沛公安在？”（《史记·项羽本纪》）

⑦“子棺今何所在？”（《搜神记·文颖》）

“在”是句中唯一的动词，作谓语，与表事物的主语相关联。它由实词转化为虚词，最大的动因是它的语法位置与结构关系。因为它位于句末，就为它虚化为助词提供了可能；句中另外出现一个谓语，使它在结构关系上渐渐与主语脱离，这就加速其虚化的进程。可见，唐宋时期语气词“在”是适应语言发展的需要应运而生的新兴语气词。但同样是因为语言发展的需要，“在”逐渐被另一个新兴语气词“呢”所代替。现代汉语普通话和大多数方言可以作为“在”已被“呢”替换的明证，而成都话、吴语与辰溪话又正是“在”可作语气助词的最好例证。

作为语气词使用的“在”的较早用例见于唐代。唐诗中较多，唐代笔记中也时有用例。

⑧且喜筋和骸俱健在，勿嫌须鬓各皤然。（白居易《酬别微之》）

⑨太古历阳郡，化为洪川在。（李白《历阳壮士勤将军歌》）

⑩诗酒尚堪驱使在，未须料理白头人。（杜甫《江畔独步寻花》）

⑪巽曰：“李巽即可在，只中独不称公意。”（《太平广记·嘉话录》卷二四二）

⑫远曰：“已取得来，见于园中放在。”（《太

平广记·朝野僉载》卷二八五）

五代和宋时大量用于禅僧语录和宋儒语录，宋诗中仍有大量用例。

⑬舌头不曾点着在。（《祖堂集》卷一）

⑭师尊年有几个齿在？（《五灯会元》卷四）

⑮然亦不止就贫富上说，讲学皆如此，天下道理更阔在。（《朱子语类》卷二一）

从元代和明代的文献来看，元代以后“在”的使用已经逐步萎缩，明代就很少再用了。

以上追溯了“在”在近代汉语中的使用情况。其中，“在”在唐宋时用例多且出现的文献也较广。可见，“在”在当时是一个口语中广泛使用的助词，相当于现代汉语的“呢”，与现代汉语成都话中的用法大致相同，只是成都话中“在”前一般都有该方言特有的时态助词“起”或“到”。

那么，成都话中“在”作语气助词的这一用法，是否就是近代汉语中的语气助词“在”的余脉呢？或者在现代汉语成都话与近代汉语之间还另有梁津相通呢？谢伯瑞先生就曾详细研究了湘方言的辰溪话中的助词，发现“在”也可作语气助词。而且，其前必有辰溪话中特有的动态助词“哒”、“起”，此二助词也大致相当于普通话中的“着”[3]。我们发现成都话中的“在”与辰溪话中的“在”有惊人的相似之处。辰溪话中这类句子很常见：

⑯书放哒桌子高头在。

⑰他还晒起在吗？

⑱衣裳还湿起在。

⑲我向哒他在。

而且，四川省中除了成都地区，其它地区，例如西昌话和内江话中，也有这个语气助词“在”。例如：

⑳我正吃到饭在，你就来找我了。

㉑你放心走嘛，东西我看到在。

可见，辰溪话中“在”与成都话中的“在”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成都话中的“在”大概是受辰溪话的影响而产生的，它的产生背景就是明清时期湖南湘语区居民徙居四川所造成的湘语传入。湘语传入四川在四川各地的方志和民间所藏族谱中都有翔实的记载，例如，民国34年《大足县志》卷三：“清初移民实川，来者各从其俗，本县语言，旧极复杂。凡一般人率能操两种语言：平时家人聚谈或同籍交谈，打乡

谈;与外人交接则用普通话(四川话),远近无殊。”“近三四十年,学校适龄儿童,出就师傅,乡谈遂失真传。惟中鳌场之玉皇沟一带,其居民以原籍湖南之永州、会同两处者为多,颁白之叟尚能乡音无改也。”[4](11页)据崔荣昌教授十多年来的研究,四川境内多处还有湖广宝庆腔、永州腔等方言名目,例如,仪陇有永州腔,乐至有靖州腔,甚而还有麻阳话、长州话[5]。而且,四川境内湘民还广泛分布在四川全省各地。可见,湘语对四川方言的影响是深刻的。至今,在四川话中还可以窥见湘语的某些特点,例如,四川话中的词汇“糠”、“蚕子”、“侧边”、“酃”、“好久”等很明显是从湘方言吸收进去的。具有特殊语法功能的语气助词“在”就是成都话借用吸收了湘语,再将本地方言与之融合而成。

辰溪话中的“在”不大可能是受成都话的影响而产生的。因为湖南话内部情况较为复杂。由于地理和历史上的原因,湖南话受其它方言(北方方言、客家方言、赣方言)的影响较大,湖南全省方言至少有三个不同类型,大致分属于三个不同的汉语方言系统:一是湘方言区,是真正的湘方言,辰溪话就是其中的一种;一是北方方言的西南方言区,与西南方言相似;一是赣客方言区,与客赣方言相似。另外,湖南还存在着复杂的土语。辰溪话既然不属于与西南方言相似的北方方言的西南方言区,那么,辰溪话受成都话的影响的可能就比较小。

语气助词“在”的产生,或许还有其它更为深层的动因,这就有待我们进行更广泛更深入的探索了。

参考文献:

- [1]孙锡信.近代汉语语气词——汉语语气词的历史考察[M].北京:语文出版社,1999.
 [2]吕叔湘.释《景德传灯录》中的在、著二助词[A].汉语语法论文集[C].北京:商务印书馆,1984.
 [3]谢伯瑞.湖南辰溪方言中三个表进行、持续的助词[J].湘潭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91,(4).
 [4]陈习删(主编).民国34年重修大足县志[M].
 [5]崔荣昌.四川方言与巴蜀文化[M].成都:四川大学出版社,1996.

Modal Particle “Zai” in Chengdu Dialect

XIAN Li-xia

(Chinese Institute, Sichuan Normal University, Chengdu, Sichuan 610068, China)

Abstract: “Zai” in Chengdu dialect is one of the most important modal particles, and there is a modal particle of “zai” in modern Chinese. Between the two is a close relation that can not be cut apart. It is of importance in modern Chinese grammar study to combine modern Chinese and contemporary Chinese dialects and trace the origin of contemporary Chinese phenomena.

Key words: “zai”; modal particle; Chengdu dialect; Hulan dialect

[责任编辑:唐 普]